





鴻乙通卷六十九

善惡一

三教聖賢嘉言鑿鑿如菽粟布帛脩善獲  
慶積惡蒙禍者皎如日星不可掩也善  
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教誡乃  
可以澡滌其非心消融其邪慮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讓德之基也無  
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恢乎



如天地之包萬物

人之善不善佛家譬之如月不善者如月  
黑分日夜消滅乃至不現善者如白月  
淨分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亦  
論其大凡耳余謂雞鳴一念便有黑白  
二分孜孜爲善一日中白業也孜孜爲  
利一日中黑業也虛室生白緝熙光明  
尚從雞鳴一念始

說儲

心動有順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  
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  
之有輕重

爲善不求人知善濟物而不以爲德其施  
廣其惠溥天報必豐也故體道合德享  
鬼神之福祐

刻意爲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爲善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天與之地輔之神助



卷六十九  
之五福隨之衆邪遠之

君子務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則

必陷

勸善書

人之爲善如夜就旦漸際明爽忽睹天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爲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倒迷謬摘填索塗豈可得也

行善不爲名而名從之操脩於明行悖於幽人不知則鬼神知之

人謂善惡之報在天不知禍福之召由已玉瓚之酌黃流善人之享福慶理固然矣淫凶自恣而能有慶者蓋寡焉作一善念百祥駢臻與一惡想衆殃畢集福



從善生禍由惡成天示顯報神彰明罰  
其來無根其見無形懍乎可畏也

積功累仁祚流百世陰謀之門子孫不昌  
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  
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

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  
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  
逮也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  
自成之

青天白日 和風慶雲 不惟人多喜色 卽鳥  
鵲且有 好音 若暴風怒雨 疾雷閃電 鳥  
亦投林 人亦閉戶 乖戾之感 至於此乎  
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靜吉動凶 德休僞拙 聖人告戒甚切 及身



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省心錄

悖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

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  
慝而降之禍

不禳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

人道悖於下放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  
其情

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悖理傷道  
恣情縱欲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  
也

愚癡邪見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如毒在身  
終爲重患

大善積而禍消衆惡盈而福滅禍莫大於  
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稽之於天合之於人  
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  
所逃乎

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履行得失而吉凶之  
報象焉善惡施也禍福報也

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人但見仁天暴壽逆  
吉義凶便曰無因果虛罪福不知影響  
相隨毫釐靡忒經千百劫業不消滅省

心錄

賈石葵曰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施恩  
而求報於人者無德

善惡禍福聲調響應易稱善惡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責諸目前

禍與福同門果與報同隣禍福二輪未嘗  
暫歇果報連環初無休息

生死罪福同出心神此心若正無不是福



此心若邪無不是禍非天非人正由心也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其於惡者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不知禍莫大焉生於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

長松茹退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兇詐奸邪

省

心錄

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

爲善最樂此語可翼經訓勿以善小而不及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語可續危微

董

氏

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



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景行錄

莫輕小善以爲無福小善不種無以成聖  
莫輕小惡以爲無罪小惡所積足以滅身

爲善如負重登山雖不弛肩而力恐不及  
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而足不能

制省心編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  
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省心錄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  
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卽惡也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  
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省心錄

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歎響  
於苦脩福其福最大於樂作罪其罪不



輕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聞多福之因求  
之如不及覩速福之萌避之若探湯

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理背義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衆正之積福無不  
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  
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

樂

誠實論

天人耳目咫尺非遙一日行善福雖未至  
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  
矣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積善在身猶長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卷六十九  
九  
人不可見也

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  
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

有所虧

人倫要鑒

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  
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  
哉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多蹶行險途者

慎而畏故徐步常安又曰勉強爲善猶

勝因循

省心編

人爲事遂志不可輕喜有不遂志不可遽

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省約書

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玉在山而  
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耶安  
有不聞者乎

積善於身求獲福於天非陰德也天厭之



積不善於身求免禍於天滋陽惡也天譴之故君子無所爲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

集語要

但作一好事即慊一隱衷只看霜降水落時意象自別但剗一惡根卽培一善脈莫待歸根復命日愧悔自知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

較難

省心錄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此無他爲善難爲惡易也

省心錄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戕密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莊子

善以自益惡以自損君子務其益以防損

非以求名且以遠辱

顏子

范文子曰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

壞也無日矣

國語

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自非至精莫能辨之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文子

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



之不逆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

文子

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無所積而不憂者忘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冲而用之故不滿也

文子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荀子

奚祿山壤天錫玉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福而至於禍

隨巢子

美惡之類各以類應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

春秋繁露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

稱驎騮驥駮牛譽郭椒丁櫟桓譚新論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

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

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載之

積譽也桀紂之謫千載之積毀也淮南

子

爍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塘漏

若鼷穴一撲所能塞也及至火燔孟諸

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三軍

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淮南子

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

禍福之門戶妄動而挂網羅雖曲為之

備何足以全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

而用翬也耳淮南子



福生於無爲禍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  
生於弗耨聖人爲善常恐不及蒙塵而  
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已

淮南

子

或欲之適以失之或避之適以就之或懼  
死而就必死也楚人有乘船而遇風者  
波至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惡死也惑  
於恐死而自忘生也利害之反禍福之

接不可不審也

淮南子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  
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以歲之  
凶穰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盈  
縮棄其貨賫者非良賈也以行之禍福  
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中論

君子脩德始乎筭非終乎駘背創乎夷原  
成乎喬嶽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



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夫琴瑟調不  
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  
滅其道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  
自安其所輕以取禍

中論

牟子曰懷善者應之以祥挾惡者報之以  
殃班婕妤曰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  
何望武侯曰德盈必伸思道福應此自  
然之數也

語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以儉  
而獲罪猶勝於奢以退而遇誨尚愈乎

進

皮襲美

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  
故人知之者寡

省心語要

夫毛髮值於頭也日櫛之不櫛則不便使  
也瓜甲冠於指也月鑢之不鑢則彌成



亂也况人心非同體之物有易遷之慮  
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易也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  
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  
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  
害人其狀易見人得避之小人深情厚  
貌毒人不可防閒殆有甚於豺狼也

省

心錄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  
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  
以成名滅身惟自取何如耳

省心錄

福溢於德造物盈之賞過於功人心傾之  
寧鳩子

朱世英問晦堂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聞見  
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



然何也曰君子之德比美女有瑕生肉  
必見於外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小  
人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

江集

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  
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  
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簷溜罪在  
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聖賢所以慎

作業也

清言

語云豺虎雖惡避之無害鹿兔至柔急之  
噬人豺虎剛惡也鹿兔噬人柔惡也人  
皆可制人之險惡尤甚焉設機置筭腹  
劍口鎗其剛惡何如貝錦含沙兵藏膾  
裏其柔惡何如轉眼啓釁覆背無親嗟  
乎險哉何以處之在易有之中孚利涉  
安身立命之道其唯誠乎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  
必有不知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  
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  
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  
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  
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譚子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罹官刑感應有踰袍  
鼓陰爲不善者不必盡歸冥府輪迴不

爽毫芒

偶譚

岳鵬舉冤死而都人皆涕泣范瓊罪死而  
都人皆鼓舞直道在人心徵也夫

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言方  
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五陰奠之  
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不  
足以當一陰羸豕躑躅之孚

朱子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



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崔林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  
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於  
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

在於此

張子韶格言

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世之人未  
有蹈是者知之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無異鼎鑊陷穽也士或蹈之  
而莫之避未嘗真知故也使真知而蹈

鼎鑊陷穽孰肯爲不善者

龜山

宋桑懌曰士當信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  
皆不可爲以斯知避嫌者內不足也避  
名者內不堅也進不避名退不避嫌所  
謂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天下事何不可  
爲者不然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非夫也



鴻乙通卷六十九終

鴻乙通卷七十

善惡二

善惡之報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古今可信者六七不盡爾也天帝至尊至神豈不能行彰殫之權于其身必待其子孫子孫不皆賢也不皆不肖也卽令施善報於詢人施惡報於喆士何言報又何以爲帝曰爲之自我者當然不爲善可爲



惡乎行一善鯁鯁然責報於天一不信而怨懟生焉是惑也是反戾天道者也

鴻乙

漢之二母一曰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善者蒙旤一曰慎勿爲好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曰好且不可爲其况惡耶之言也言善不可爲也悲世態也洪崖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山谷自題像曰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橫被俗人嗔思欲入石壁之言也言善無可容也道喪世也釋氏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物無明種也來也不可圍不作希望想去也不可留不作繫戀想禍患也委順造物不作嗔恚想善自吾分行善自隨吾緣自行吾素自蹈吾常姜里玉門狼跋麕裘



顏咨不秀冉悼斯人聖賢不能自免故  
曰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知不能規  
其始也又曰吾心不愧天地禍福之來  
無可避直委之命耳

鴻乙

莊子云厲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  
汲然恐其似已也惡人生子惡其似已  
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  
皆不自知不如厲人矣

省身集要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  
直卿曰吾亦有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大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鶴林

柳子厚謂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陰慝訢  
之上帝人以是多罹咎謫憎而罵之余



謂尸蟲未果有也有之疑帝藉以爲耳  
日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也知則豈特  
摩牙奮距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色厲  
內荏名善實狠如驩兜正卯輩當少衰  
矣且何畏乎尸蟲脩而身宅而心七情  
所動不違其則彼將焉訢若鼓其讒頰  
咀毒啣鋒謂巢由汙謂龍比佞謂周孔  
不仁帝之聰明將怒殛之奚聽信以降  
割於我民不然徒憎其不爲已隱申之  
以罵祗益其訢帝之說而已

鶴林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  
胥也慶者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  
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使福可求而禍  
可去猶不當少貶以就之况命本於天



决非人力所能增損有趨時逐利者自  
以爲得計何哉

瑣言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  
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日終身  
爲善不足一日爲惡有餘

西疇常言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多行悖戾  
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踈網難  
逃霖淫浸漬人固未之覺雨止則墻隕

矣

西疇常言

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  
濟一切人人之念慮一正萬善可觸類  
而通行一善萬善皆萌孽於此必待壽  
命長而後行善則壽命不長善必不行  
矣至福盛普濟之說是願我獨富足人  
多窘匱我常爲人之惠主人皆仰我以  
周給是誠何心改之曰願人福德盛不



待我普濟

東谷所見

宋潛溪歸田之日銘於楹曰積丘山之善  
尚未得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自陷於  
小人念之哉

東谷贅言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  
也幾於怪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  
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善則降  
之百祥惡則降之百殃此感應自然之  
理無足怪者然必瞰於室何也曰凡欺  
天罔人之事多萌於暗室之中謂人莫  
我知也不知冥鑒孔明恒在茲哉

東谷

贅言

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  
可欺盡此三者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  
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  
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



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  
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已  
切宜戒之 應驗錄

仁柔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  
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  
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 方遜志

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王敦之禍是  
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悖脩之機  
也占卜者所以趨吉避凶知敦必為亂  
已必預禍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避之  
或曰如命數所囿何所以不去知命數  
有在也噫南山有饑虎卜曰必不噬人  
景純之從敦從饑虎也可乎 筆疇

履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  
能及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  
鍾正在中人 筆疇



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  
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善終身  
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  
百非

灼艾集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劔楯戈戟  
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  
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  
宴每足以墮人之軀

樵談

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  
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樵談

凶人祭祀吉人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  
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  
君子之俎豆

樵談

世路險夷而心無險夷所貴者雖造物而  
相安人情反覆而心無反覆所處者雖  
逆境而皆順

東懋筆記



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爲善者不伎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爲人而強爲之是知善固爲人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諛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焰有何聲采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目與自

家無干

西堂日記

夫矯誣者鬼禡逆取者陰奪報應符于印塗業債準於執券乃知孽自作也亦自受也亦自消也天道至不爽矣故曰不畏于人胡不畏於天

閻然堂類纂

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薛

子



爲善之人非獨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  
敬之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宗  
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鬼神亦陰  
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

陽明

見人爲善我必慶之我能爲善人有不愛  
我者乎見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不善  
人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爲不善至于  
殺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陽明

儒者之談曰論是非不論利害夫使弱植  
之夫不能自持也必斯言矣是非利害  
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  
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石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



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于是爵于朝僂於市播於大誥鑄於刑書人亂則天治之于是翼于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廼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彞倫所以常存乾坤賴以不毀也夫人之分量有限嗜慾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汨不懼之以天刑喻之以

夙賦覬覦者何觀焉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各有攸司以維世劫教雖吉士未必以是勵行凶人庶幾有悛心故屢書之而不置

田汝成夷堅志序

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卜之命不求之德而要之莽是自疑也疑則惑惑則昏禍福之言始中矣言禍福者紛紛世之所以亂也

意言



遇禍則強立故禍可轉而爲福也遇福則  
祇慎故福不轉而爲禍也

意言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  
之福爲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

衆庶馮生貪夫殉財仕者競進人心何厭  
之有然卒無有能踰尺幅者溢則生尤  
矣多藏厚亡急趨蹶步亦其常耳彼饕

餒突梯之徒惟恐不盈以蹈天之損也  
陰譴冥摘誰云誣哉抑亦可以醒世夫  
業債慮償於身後則貪黷隨誚榮利識  
定於生前則止足隨分吾又以此樂吾

天焉

閻然堂類纂

禍機譬弈誰不知避然以心術陰刻召之  
者十不一二以氣性粗暴召之者十不  
三四以口舌踈訐召之者十常八九乃



知詩戒利口經識惡舌有旨哉但以口  
舌召得解釋者亦十常八九以氣性召  
得規避者亦十常三四以心術召得脫  
離者亦十不一二大抵口舌所召應速  
而微氣性所召應舒而的心術所召應  
遲而慘

寤言

稽古竇禹均之還遺金韓琦之還婢妾范  
純仁之麥舟助喪朱承逸之煮粥濟貧

曹彬之誓不妄殺史弼之平原無黨孫  
叔敖之埋蛇常丹之放龜或登顯位或  
躋上壽或子孫貴顯歷歷不爽蓋天之  
助人爲善也至明至周雖幽暗必照雖  
細微不遺細考之遠計之自見昔龔醵  
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頗覺爽差豈  
蒼蒼者亦爾憤憤耶龍潭指天曰此老  
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而觀之可



也

魏譚字少聞王莽未盜賊起人民相食譚  
爲夷所得等輩數十皆束縛當稍就噉  
見譚謹飭獨放令主炊養夷長公哀譚  
謂曰汝等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去此叩  
頭曰我常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  
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就烹  
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  
數拾人皆得脫其夕夢天神告曰因公  
好義活此數十人上帝命延壽二紀

李珏負販廣陵輒授人斗升俾自操槩不  
逐時羸縮每儋石僅取兩文錢以資親  
養後年八十餘以犯新節帥姓名乃更  
名寬節帥嘗夢入洞府見壁金書李珏  
字喜甚自念歎歷已久能無功德及人



洞府有名吾其仙乎尋遇二童子此何  
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公也驚問爲  
誰曰卽公部民也寤而訪之得寬迎入  
府兄事之告以夢且問平生致以何術  
寬辭不知具述負販以對節帥曰此陰  
德何可及也享年壽百餘尸解而去

張詠知益州多惠政嘗夜夢詣紫府真君  
降階接之禮甚恭繼請到西門黃兼濟  
揖張益州坐兼濟之下夢覺問左右西  
門有黃承事否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  
如夢中見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  
遇如此云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  
收糴米糧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  
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公歎曰此宜  
居吾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其子孫青



紫不絕

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蒞之石臯爲郡吏主鞠治是時冬月抱籍上廳事佯爲顛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子琚生七歲讀書過目成誦既長博經工詞章天眷二年進士第一人

金

史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見趙忠獻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乃寘之必死之地忠獻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忠獻具述其事卽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熙寧初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  
至樞密院使未幾謫洪州乃學佛一日  
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  
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負債及  
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  
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何韶既病疽  
洞見臟腑而卒長子厚菜楪內蘿蔔數  
十莖忽起立行案上撮食遂死李宋坐  
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用兵多殺  
之報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  
不能復起以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  
朔語曰吾爲隴西守差常反吾誘降者  
八百餘人同日殺之獨限此耳朔曰禍  
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封侯  
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曰吾所悔者



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  
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日  
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  
諸子曰吾累爲統率殺人多矣自死得  
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  
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彥  
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用心  
矣陳平之言無亦有類乎而彥超同時  
將兵若曹彬乃真仁人者爲將亦在人  
自處何如耳豈必多殺爲功乎

全隴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皆散  
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  
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  
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  
斛舟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卽



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  
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  
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  
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  
者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  
以義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顙泚

鷓峰

雜著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溢幾

冒郭門民死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  
某居城中而田黃巖水未戢前掉小舟  
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斛纔  
出溪口見波濤如山乍浮乍沉相望不  
絕士維舟高岸遇漂出欲盡救之懼舟  
力不勝於是每濟一人則擲棄一籬頃  
間登者五十輩而穀擲盡矣乃載之還  
郡守歎賞其仁德治具延請處以門客



遇恩澤補登仕郎同時一巨室處女其  
家漂沒獨坐浴桶泛泛垂死適漁人過  
其旁呼曰我某坊某家女救我當以臂  
間金纏相謝漁人載之已無其家矣女  
哭幾絕解纏謝之漁人辭曰娘子家計  
蕩空當留此以自贍某不忍取漁人之  
贖又如此

鴻乙通卷七十終



書